

集全劇戲俄驚

種九第

東亞病夫譯

呂
伯
蘭

真美善書店發行

年六十國民

東亞圖書公司

第十卷

東亞圖書公司

三
伯
聞

東亞圖書公司

不許翻印

實價大洋八角

眞美善書店發行

民國十六年九月出版

華東印刷公司代印

象 小 俄 囂



東亞病夫譯呂伯蘭時小象，



時爲民國六年秋八月。

作者自序

~~~~~ 序 自 者 作 ~~~~~

凡劇場之所謂公衆者不外三種觀客所組成：第一種爲婦人，第二種爲思想家，第三種卽號稱羣衆者也。羣衆所惟一需要於戲劇作品者，卽動作也；婦人所首先注意者，情欲也；思想家所竭力追尋者，性質也。此三級之觀客，如經吾人留心研究之，卽顯然可見：羣衆既熱愛動作，當然不願情欲與性質（註一）；婦人不甚關心於動作，其專心致志者，厥惟情欲之發展，性質之描寫不自知其忽略也；至於思想家，則其興趣全在觀察性質，不啻以舞台爲人類之活動標本室，而默視於顯微鏡之下，彼視情欲爲劇作中天然之關節，動作則不特不喜，且厭之矣。是以羣衆所求於戲劇者在感覺；婦人在情緒；思想家在考慮。各人皆求樂者也，但此則爲眼之樂，

彼則爲心之樂，終則爲智識之樂。由是在舞台上三種作品，亦釐然有別：其一平凡而下劣，其二光明而高尚，然三種作品雖不同，各能滿足一種需求：曼洛特拉姆（註二），所以爲羣衆也；爲婦人則以泰憊諦理解情欲（註三）；爲思想家則以哥曼諦描繪人類（註四）。

上來所論，不過吾人思想中之概念，幸讀者勿認爲嚴格之界說。凡普通之中，恆有特別；吾人非不知羣衆爲一總體，其中無所不包，愛美之性，一如凡俗之嗜好，理想之樂，何異共通之口味；亦知一切思想家以心思之縝密，深造者應在婦人；又豈容恃神祕之法則，以身體上性之區別，而遽判其精神之優劣，婦人之中，有思想家，固恆事也。我言至此，我先請讀者勿以我所用字句之表面，而并拘執其意義，然後再申我說。

凡人以嚴正之眼光，注視吾人所言之三種觀客，了然知彼等所持之理由，亦各行其是。婦人之理由，願受感動也，思想家之理由，願受示教也。

，羣衆亦何嘗不合理，願受娛樂也。由此三種之顯證，遂設定特拉姆之法則（註五）。實則在劇場中所稱爲舞台坡（註六），用以隔分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之大關，在關之彼方，創造而使之活動於藝術，自然，性質，三合組之條件中，即吾人所反覆聲明之劇中人；即在此人中，在此性質中，投以情欲，或發展於此，或變化於彼；終之因此性質與情欲之衝突，依神祕之方法，造出人類之生活，包含種種情事，偉大者，瑣細者，悲慘者，滑稽者，恐怖者，使心意得愉快，謂之興味，使智識受教訓，謂之道德：如是即特拉姆之目的也。吾人見特拉姆有時描寫情欲，近乎泰僊諦，有時描寫性質，近乎哥曼諦。然則特拉姆爲第三偉大之藝術體，包括前兩體而饒益之者也。使無莎士比亞介於其中，左提高耐一（註七），右挈穆理哀（註八），則高耐一與穆理哀，將終於各各對峙而不能融合也。從此泰僊諦與哥曼諦相反之兩電流，使之相遇，其所湧出之火星，即特拉姆也。

特拉姆之目的法則及意義，既如上述，作者不揣其力之微而識之短，言之者已屢而聞之者亦熟矣。不敢妄自菲薄，遂決定於此作。此非謂爲已如是作；但認爲欲如是作耳。世有知者，僅視爲作者之出發點可也。

吾人在此書之首，僅寫數行，無暇再爲必要之詳述，實深抱愧。惟是對於此呂伯蘭特拉姆之內容，含有特別之思想，不能不以各種眼光觀察之，冀明真義焉。

今試先以歷史哲學的眼光觀察我呂伯蘭特拉姆，此特拉姆之意義，果何如乎？凡一國家當君主政體之將傾覆也，必有無量數怪異之現象，應運而生，以供慧眼之傾注；其傾注之起點，又必先及於貴族。夫貴族者，君主政體之個體也。國基搖撼矣，王統凌夷矣，舊法律破壞矣；政治團結，爲種種陰謀所牽引，將分裂矣；高級社會，日就衰頹，沉沉死氣，表於外者襲於內；國維墮廢，私謀興奮，恐慌之象，瀰漫全國；軍界，警界，財

政界，紊亂尤甚；人人知末日之將至，大禍之不旋踵也。僉以昨日之日爲可厭，明日之日爲可怖，一切人可疑也，一切事無可爲也。國家之病，病在頭顱，貴族所處最接近，痛苦之到達亦最捷速。試問此時，成何現象乎？其貴族之一部分，留於朝者，絕眇正義明道之儔。於是日暮途窮，倒行逆施，伊霍其位，盜跖其行，莫不乘此絕續之機會，急起直追，汲汲顧影，祇圖殖己，遑恤國家，造就小已佳運於公衆不幸之中；爭大寵，攘大官，攫大利，命令，爵賞，階位，帑藏，無不可奪者，無不可盜者，亦無不可覬覦者，貪婪愈甚，則致富愈速，野心愈大，則擁權愈高，本來情性，悉汨沒於虛榮實利之中；舉世面目，無不獐獍可畏。丁茲時也，蓋人也而悉化爲魔矣。此一類也。

至貴族中之優秀卓絕者，則不然。大抵見時事之不可爲也，知封心納肝之不見用也，憂愁幽思之無濟於事也，拂衣掛冠，浩然去國，紛紛各就

其采地，返其故宮；憤胸橫決，一瞑不視；變自殺之心爲自敗之計，醇酒也，婦人也，博進也，莫不駿馬騰外廐，名姬實後房，豪奴成羣，盛饌排日，荒淫無藝，以求一日之樂；府庫土地，成千累萬，曾幾何時，悉隨其豪邁之揮霍，慷慨之布施，遽落於債家之手。君政下傾之勢，雖一日千里，而茲之破壞，更欲趨越其前；不翅縱火於其封殖之四隅，付之一炬也；蓋代豪華，惟恐其留有一縷之烟，一寸之燼；可謂一切棄捨，一切憺忘矣；所不能擺脫者，徒有債權人耳。斯時不流爲浪子，卽激成游俠，再不然，或隱於乞兒；變姓易服，混迹於黑闇卑污之人羣中，日慮債家之躡其趾而追其影也。彼夙居社會之最高層者也，今乃來居社會之最低級；彼囊中不留一枚之金錢矣，全體乃富受普照之日光；不第不以爲辱，不第不以爲苦，且時時仰面絕纓，笑其富貴之親族，斥爲盜賊，等之倡優；其言論意識，幾幾乎奪哲學家之席矣。仁慈，勇敢，誠實，聰明，諸美德，往往發

~~~~~ 序 自 者 作 ~~~~~

露於不規則之行動間；塵垢其外者，神聖其內。名籍隱而劍光顯矣。此又一類也。

此兩類人物，在君主政體垂倒之際，必湧現於人類之舞台；求之歷史中，以西班牙十七世紀之末，其所演之事實，最爲明瞭，最足表示其思想。作者乃模倣而概括之，得二人焉；一爲白尙珊，一爲白尙瑞，概括第一類，以白尙珊代表之，概括第二類，以白尙瑞代表之；二人本兄弟也，而適合兩類之模型。

凡此處所刻畫描繪者，無一不顯現一六五九年間卡斯梯爾貴族之真形（註九），吾儕自信確能保留此可矜賞之特性。——茲再進而論之。

上文所述兩種不同之貴族，既以人格化爲兩劇中人。然作者又默察此君政澆季，於此兩種貴族之下，恆見有蠕蠕躍躍羣聚於黑影之中，其爲物至偉大，至隱闕，亦至無名。卽所謂平民也。平民知有未來，不知有現在

；孤兒也，棄人也，聰明而強毅者也；其位置至卑，而其吸受乃至高；盡於背者，傭奴之徽號，寄於心者，天才之默啓；昔日爲諸侯之騶御，不以窮賤而自屈其愛戀，一旦脫輓而飛，嶄然露頭角於殘破之社會中，躍登莊嚴之寶座，握無上權，施無上德，孕育無上世界，非卽平民耶？平民則以呂伯蘭代表之。

白尙珊也，白尙瑞也，呂伯蘭也，此三人者，非人也，不過爲三類人之符號耳；作者揭櫫此三符號，使之生活行動於舞台之上，不管舉十七世紀西班牙君政之全體，於剎那間，撮而現之觀場人之眼簾；試再仰其眼，矚此三類人之上，復有一純潔光明之人類在；其人乃一婦人也，一王后也。號爲婦人，乃不幸若無夫；尊爲王后，乃不幸若無王；正掬其國母之恩慈，女性之柔懿，寄於目而下睇之時，適值呂伯蘭獻其民意，希望未來，仰面上矚之時，不覺上下兩目光，遂構成天人之交線。

此四人之如是團結，適用以概括主要之旨趣，使一百四十年前西班牙之君主政體，活現於歷史哲學之眼前。在作者之意，原不妨連及於附屬之人物，以顯事實之全。四人之外，似可再加第五人查理二世國王。顧西班牙之查理二世，在歷史中，一如其在特拉姆中，非一人面也，不過一人影而已。

我今所欲說明者，幸勿以我所言，作為呂伯蘭之解釋讀也。其實僅為其中景象之一耳。換言之，即以歷史哲學的眼光，精心觀察，覺有可研究之價值，其研究之結果，在此特拉姆中，得有如是特別之印感耳。

蓋此特拉姆，亦如世界之一切物，既有種種景象，在視覺中即能變現種種狀態。人固可以視一意象，成諸景色，無異於一山。此全係乎屬目者所處之地位然也。譬諸白山（註十），在克拉達福雷所見（註十一），不同於在薩倫歇所見（註十二）。然白山則依然白山也。

上文所述，不過就歷史哲學之一點觀察之則如是耳。脫轉其眼光，爲更高之觀察，爲人類性質上之觀察。則寫一白尙珊，以明人之專一私利，窮日夜患得患失者也；寫一白尙瑞，則反之，並不知私利爲何物，終其身無憂無慮者也；又寫一呂伯蘭，以明人之具種種能力，抱種種熱心，雖被壓制於社會，然其壓制力愈劇者，必其爆裂度愈高者也；終乃寫一瑪麗后，以明人經失意之餘，必成厭倦，厭倦之極，馴至并其德性亦銷磨也。

人類性質上之觀察，既如上所述。今使專以文學的眼光觀察之，則雖題爲呂伯蘭，而思想上一般亦生變化。此三類藝術之最高體，以人格化而概括之。白尙珊譬則特拉姆也，白尙瑞譬則哥曼諦也，呂伯蘭譬則泰憐諦也；特拉姆方聯綴動作，哥曼諦擾亂之，泰憐諦斬絕之。

吾人對於呂伯蘭劇取種種之觀察，得種種之景象，謂爲正確，固無一不正確，謂爲圓滿，亦無一不圓滿也。蓋作品之全體，本無所不包。在善

觀察者，觸類旁通，各得其得斯可耳。我敢一言以蔽之，具何種觀察，即現何種主旨。哲學之觀察，其主旨即平民吸受最高，以人道爲基礎也；人類之觀察，其主旨即一男子愛一婦人也；戲曲之觀察，其主旨即一家奴戀一王后也。然試問羣衆每夕在劇場之中舞台之下，萬頭攢動，萬目傾注，在法蘭西公衆之注意，雖不乏爲知識之試驗，究之鼓掌喧譁於此劇之前者，究其何種觀察爲多數乎？我知其必末一種也，必戲曲之觀察也，必嘖嘖稱嘆於一家奴之戀一王后也。

依吾人所論之呂伯蘭，即可明瞭其他之作品。古德之名著，貢獻於觀客之前者，其提起研究之興味，當遠過尋常作品。然觀丹丟弗者（註十三），此以爲可笑，彼以爲可怖。丹丟弗，即家蛇也；或視爲僞善者，或竟視爲僞善。蓋有時爲一人，有時爲一意象耳。又如奧丹洛（註十四），在此人意謂一黑人愛一白婦；在彼人意謂一暴貴人娶一貴族女也；或認爲妬忌者

；或卽認爲妬忌。此種景象之分別，毫無關於文章基本之一致。吾儕固嘗言之矣，枝雖萬千而幹則獨一也。

然讀我書者，如以作者思想之傾向特偏於歷史，此言亦非盡誣。蓋求此特拉姆之意胎，確受生於歷史，且其受生之意義，呂伯蘭固完全關連於歐那尼（註十五）。表現貴族事蹟於王權事蹟之下，歐那尼與呂伯蘭如出一轍也。惟在歐那尼中，惟一之王權，尙未滿足，貴族對於國王，猶時時施以奮鬪，或以倨傲，或以武力；封建與叛逆，各參半也。在一五一九年，貴人之遠離宮廷，而生活於山中爲劇盜如歐那尼，爲族長如李谷梅（註十六）。至二百年後，則問題變矣。諸侯悉成爲近侍，貴人如欲隱遁，非並隱其姓名不可，此非避國王也，特避債戶耳。彼等決不爲劇盜，而變成無賴。——吾人覺惟一之王權，經此長久之年代，在此種貴族之頭上，漸成過去，撓屈於此人者，或且破裂於彼人。